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龜 第一二九回 假漂帳嫖客行權 真索債信人受騙

上集書中，正說到章秋谷把家眷接到上海，就在上海過年。到了除夕的那一天下午，章秋谷忽然想起有幾處局帳還沒有開發，便先到陸麗娟院中，故意要試試陸麗娟和自己的交情究竟怎麼樣。假意只說今年的局帳來不及，要等到明年再付，要看陸麗娟聽著這個話兒怎生回答。不想麗娟聽了沒有一些兒勉強，竟自一口答應。秋谷心上自是□分歡喜，當下對著陸麗娟哈哈一笑。麗娟摸不著頭腦，不懂他是什麼意思，呆呆的對著秋谷道：「啥格事體，耐實梗好笑呀？」

秋谷也不開口，在衣袋裡頭取出一卷鈔票放在桌上，對著麗娟笑道：「今天還好，居然竟沒有坍台，總算我們兩個人的交情不錯。」陸麗娟聽了，起先還不知是什麼緣故。想了一想方才恍然大悟，口中說道：「怪勿得倪原說耐格位二少爺，勿糙至於實梗樣式呢？倪曉得耐格閒話靠勿住，故歇到底那哼？」秋谷一面笑著，一面在那一卷鈔票裡頭揀出六張五□塊一張的遞在陸麗娟手內道：「手巾和送禮的錢前幾天已經開銷的了。我的酒帳，局帳，通共二百七□幾塊錢，多的二□幾塊錢，就給了你房間裡頭的人罷。」陸麗娟把鈔票接在手內，看也不看便放在桌子上，口中說道：「耐格帳一塌刮仔二百七□幾塊洋鈔，付仔二百八□洋鈔好哉。房間裡人末，有下腳折格碗，撥俚篤做啥？耐就是撥仔俚篤，俚篤也勿見得見耐格情呢！」

秋谷道：「這班人都是小人，格外賞他們幾個錢，也好叫他高興一點。」陸麗娟不肯道：「耐末總是實梗。格號銅鈔出俚做啥？真正到仔要用格辰光，阿怕倪勿曉得？」

故歇耐總歸是實梗馬馬虎虎。俚篤拿仔耐格洋鈔，再要當耐廝生，啥犯著呀！」

秋谷聽了，覺得這幾句說話委實不差，便對麗娟道：「你的說話自然不差。但是我在你面上用幾個錢，就是多花了些，我也沒有什麼不願。你怕他們拿了我的錢還要當我廝生。不是我在你面前說句大話，我章秋谷在嫖界裡頭閱歷了五六年，別的不敢說，只這『廝生』的兩個字兒大約自問還可以免得。料想你們堂子裡頭的人也沒有人把我當作廝生的。在我的意思想起來，我們兩個人總算是狠要好的，房間裡頭的人也沒有一個不知道。如今我多出幾個錢，總算是給他們的賞錢，在你面上也覺得好看些兒。況且我雖然不是個有錢的人，這幾個錢也還不算什麼，又何必一定要省這幾□塊錢呢！」陸麗娟聽了，想了一想方才點一點頭。又問著秋谷道：「耐今朝到倪搭來吃年夜飯，阿好？」秋谷隨口答應。

坐了一回，正起身要走，陸麗娟忽然說道：「耐格個人倒來得挖招篤呢！」秋谷笑道：「怎麼你想了半天，沒頭沒腦的說出這樣的一句話來。」陸麗娟聽了自己也覺得好笑起來，一面笑著一面又道：「倪故歇想起來，耐來浪對仔倪瞎說一泡，啥格嘸撥洋鈔，咦是啥格今年來勿及。區得倪勿是格號只認得銅鈔，勿認得人格人，答應仔耐嘸撥閒話說，勿然是，耐故歇搭倪跳得來好白相煞哉！倪倒今朝問問耐：倪勒浪耐面浪，阿曾有啥推扳？耐要搭倪實梗樣式？耐倒自家想想看，阿有格號道理？」秋谷見麗娟星眸斂恨，寶靨微紅，覺得另有一種丰韻，便連忙笑道：「你不要生氣，你要曉得不是我這樣一來，那裡試得出你的心跡？你不謝我，也還罷了，倒反要怪我起來。」麗娟「嗤」的一笑道：「索性越說越好聽哉！啥人來聽耐呀。」

口中雖然這般說法，心上卻甚是喜歡，拉著秋谷在炕牀上並肩坐下，又密密切切的講了一回，叮囑他晚上早來。

秋谷便出了久安里，從大新街直穿過迎春坊，來到了梁綠珠院中。走上樓去，梁綠珠正和一個小大姐拿著一付骨牌在那裡打天九頑，見了章秋谷，滿臉上堆下笑來，喜孜孜的叫了一聲「二少」。連忙和秋谷寬了馬褂，推著秋谷坐下，那相待的樣兒甚是親熱。秋谷趁勢說道：「像我這樣的漂帳客人，你何必這般客氣？」梁綠珠聽了，不懂秋谷的意思，便道：「勿要來浪瞎三話四，啥人是漂帳客人呀？漂啥人格帳呀？」秋谷不慌不忙，把一個大拇指在自己鼻子上一指道：「漂帳客人就是我。漂的就是你這裡的帳。」綠珠聽了，越發不知道說的是那一路的話兒，只呆呆的看著秋谷的臉。秋谷笑道：「你不要在這裡裝糊塗，我要漂你的局帳，你答應不答應？」梁綠珠那裡肯信，口中說道：「阿是耐要漂倪格帳，說得阿要像點。像耐二少爺實梗格客人要漂倪格帳末，上海灘浪一塌刮仔才變仔漂帳客人哉！」

秋谷聽了梁綠珠的口氣又是一種，和陸麗娟不同，便也不去和他多話，只微微一笑，立起身來做個要走的樣子。梁綠珠連忙拉住問道：「啥實梗要緊去介，晏歇點阿來？」秋谷故意搖一搖頭道：「今天除夕，我家裡頭還有事情，等會兒未見得有工夫再來。我們明年再見罷。」說著往外要走。梁綠珠連忙緊緊的拉住了秋谷的衣服，不肯放手，口中只說：「耐慢慢交去，倪有閒話搭耐說。」秋谷聽了，便回身坐下，對著梁綠珠道：「你有什麼話，只顧講就是了。」梁綠珠支支吾吾的，又一時說不出來，只說道：「耐啥格事體實梗要緊？倪搭嘸撥啥格老虎勒浪，勿見得吃脫仔耐格，耐放心末哉。」秋谷笑道：「我要走，你又不叫我走，說有話說；如今我問你什麼話兒，你又不說。這是個什麼緣故呢？」梁綠珠沒有話說，只得把金蓮在地下一頓道：「倪勿要！耐搭倪坐來浪！」

秋谷忽然大笑道：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」梁綠珠也笑道：「啥格明白不明白，啥人搭耐唱『三娘教子』呀。耐明白啥物事？倒說撥倪聽聽看。」秋谷笑著說道：「實不相瞞，今天我原是出來還帳的，不料到了你這裡坐了一回，把還帳的這件事兒忘了。怪不得我要走，你不叫我走，說有什麼話和我說，一定就是這件事情了。你何不早些和我講個明白，卻這樣吞吞吐吐的不說出來，難道還怕不好意思不成？」說著便取出三張五□塊錢的鈔票，遞給梁綠珠。

梁綠珠被章秋谷一席話兒說了他的心病，未免有些不好意思，一時間頰泛桃紅，臉生春色。見秋谷手內拿著幾張鈔票要遞給他，便縮著手不肯接，口中說道：「慢慢交，耐放勒浪仔看。啥格倪要搭耐說句閒話，耐倒說，倪問耐討帳，勿肯放耐，格兩聲閒話，倒要搭耐弄弄明白篤！」秋谷含笑道：「你先收了錢，再說話也還不遲。」梁綠珠填道：「倪勿要。」秋谷道：「依著你的意思，要怎麼樣呢？」

梁綠珠道：「倪也嘸啥別樣，只要叫聲耐，倪好好裡叫耐坐歇再去，耐倒說要問耐討帳，耐勒浪倪搭做仔一年多點哉，幾時間耐討過歇啥格帳？耐倒搭倪說說看！」

秋谷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有什麼話要和我說，又為什麼支支吾吾的講不出來呢？」

梁綠珠被秋谷逼住了，一時造不出什麼話，只得隨口說道：「倪要問問耐，格兩日阿是一逕勒浪陸麗娟搭，啥洛倪搭一逕勿來？啥格討帳勿討帳介！」

秋谷聽了，知道他有心掩飾。待要再駁他幾句，卻看著他的樣兒已經面紅頭脹的，狠有些兒發急；恐怕他理屈詞窮，老羞成怒，那時倒覺得沒有味兒，便也微微一笑，不去駁他，只對他說道：「既是你這般說法，就算我講錯了何如？但是這個局帳是我本來要付的，不過我一時忘了，所以遲了幾天，同這件事情毫不相干的，為什麼你又不肯收呢？」說著便又把方才的三張鈔票遞過去，放在綠珠手內。綠珠口中還說：「放勒浪末哉，用勿著實梗要緊呢！」口內這般說著，卻不知不覺的已經伸手過去接了過來。秋谷笑道：「今天已經□二月三□，你還說用不著這般要緊，那就真要漂帳過年的了。」梁綠珠也不覺一笑。秋谷又略略坐了一回。臨走的時候，梁綠珠要留他吃年夜飯，秋谷搖搖頭道：「年夜飯是沒有工夫來吃的了，明年來吃開台酒罷。」說著，便走下樓梯。

剛剛走出大門，忽然一個人劈面走來，一把拉著秋谷道：「我找了半天，居然給我找著了！」秋谷抬頭看時，原來是自己的一個遠房表叔，姓馬，號山甫，家裡頭狠有幾個錢，捐了一個戶部郎中。如今丁了外艱，便在上海合了幾個人，在新開地方開了機器公司。這個馬山甫還有一位老太太，也是住在常熟的。平常的時候，都是在上海、常熟兩處來來往往，差不一年裡頭也有半年住在上海。這個時候，剛剛馬山甫的老太太打發馬山甫到上海來結算公司裡頭的帳目。

馬山甫來的時候，原打算趕回去過年的。不料到了上海，做了一個倌人，叫做陸韻仙，住在清和坊一弄。這位馬山甫本來是個嫖客裡頭的瘟生，陸韻仙又是個煙花隊中的老將，兩個人自從有了相好之後，如魚得水，如漆投膠，一刻也離不開來。

馬山甫雖然家裡頭很有幾個錢，卻生得性情奮刻，那怕用一個大錢，也要心裡掂一掂輕重方才肯拿出去。陸韻仙放了他幾回差，馬山甫都含含糊糊的不肯答應。陸韻仙只認他還沒有死心塌地，所以不肯花錢，要想個籠絡他的法兒，便索性勸馬山甫把行李搬到他院中去住。

馬山甫也不想一想該應怎麼的一個價值，還只說陸韻仙和自己要好，方才要他搬去，心上二□四分的歡喜，冒冒失失的帶著一個家人竟搬到清和坊來。陸韻仙的房間本來很多，便騰出一間房間來給他住了，應酬得□分週到，供給又甚是豐盈。

連馬山甫的零用，都是陸韻仙代出，不要他花一個著錢，預備著到了年底的時候好大大的敲他一下竹槓，料想他一定不好意思推卻。馬山甫那裡知道。正是：

銀環金枕，丁娘□索之歌；
兩散雲飛，宋玉三年之恨。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